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唐

顔真卿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代宗朝封魯郡公善正草書世實傳之

顔魯公為臨川内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向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别畫

眉令月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顏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箠之後無棄其夫者

李泌字長源七歲能文張九齡呼為小友居衡岳僧明瓚撥灰中芋以啗之曰領取十年宰相德宗召拜平章事封鄴侯張子路會誣泌受年震金鄉子百枚德宗料是沙糖鄉子果然遂殺子路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調書府大臣當有憂

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
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開元間明皇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
員俶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
半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
跪奏有臣舅子李泌方七歲帝即馳召之泌至
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
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
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說以其幼仍教之

曰但可以應虛作不得更實道棋字泌乃言曰

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

賀帝得奇童帝大悅

李長源九歲時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

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

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

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

獨戒之後為文不復自揚

李長源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宴復憔悴楊國忠訴於明皇謂為譏已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肅宗嘗夜召穎王等三弟同於第爐劉毯上坐時李泌絕粒上自燒二梨賜之穎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飽肉食先生絕粒何乃爭耶賜以他果穎王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

年故事顏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梨既而三王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泌絶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鎖子骨

顧況字逋翁與柳渾李泌為方外友況以小筆嘗求知新亭監入詰之曰余要貌海中山耳任職半年辭後落筆有奇趣

天寶末宮娥哀悴不顧備宮掖有落葉題詩隨御

水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紅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遊得而和之置溝上流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既達宸聰由是遣出禁中者有五使之號焉宣宗朝又有題紅葉隨流者為盧渥得之又僖宗時于佑於御溝中拾一紅葉上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佑亦題一葉置溝上流宮中韓夫人拾之後佑托韓泳門館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以韓氏嫁佑成礼之夕各於笥中取紅葉相視乃曰事豈偶然泳開宴慶之曰二人可謝媒矣韓氏作詩

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今傳奇有流紅記

顧況志尚疎逸時宰柳渾招以好官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李鄴侯好尚仙道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事顧況師事之得服氣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鄴矦一見如故識待以殊禮及鄴矦卒況感其知作海

鷗詠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
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鳶奈爾何。遂為
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顧況暮年一子名非熊長慶中登第初況喪子年
已七十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
哭成血聲逐斷猿悲跡隨飛鳥滅老人已七十
不作多時別每吟此句輒長號而絕已而妾復
生一子命名非熊四五歲即能自念此詩況問

其故曰吾即亡兒也每於冥司聞念此詩心殊不忍故哀叩冥司仍爲父兒耳

李源 愷之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李源善一日相率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泝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

孕三稔矣逞吾為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顧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

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田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有詩名于天寶間後隱南安九日山自號東海釣客南安人號共峯爲高士峯

秦公緒與劉長卿善時以詩酬唱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秦處士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系嘗呈韋蘇州云又臥雲閒已息機靑袍忽

著狎鷗飛詩輿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

犇答系云知権山泉三十秋。魚鬚翠碧滿䏶顛

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盖以五言

得名乆矣

秦系家剡山向盈一紀大曆中人或以其文聞於

留守薛公兼何奏系右衛率府倉曹叅軍以疾

辭免因將命者獻詩云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

行歌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輿。辟書今遣脫荷

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盍看愚谷有光輝。

元載字公輔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有紫龍鬚拂色如爛椹刻水晶為柄置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有聲雞犬無不驚逆大曆末賜自盡籍其家鍾乳五兩斤黃金五素髮胡椒八百斛載謁主官乞快炙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王忠嗣鎮北京以女韞秀歸元載歲久見輕韞秀勸之遊學元乃遊秦為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

厥龍鍾雖在床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韞秀請偕行賦詩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別離淚。携手入西秦。元載到京屢陳時務合旨擢拜中書韞秀寄諸姨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耻見蘇秦富貴時。元肅代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復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客。知

道浮雲不乆長。

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金重賫趍趄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别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别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

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為姬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綃衣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惟賈至楊炎雅與載善時得見其歌舞

至贈詩曰舞怯珠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之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大曆九年春元載早入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告欲載讀載云俟至中書當為看此人言若不能讀請自誦誦畢不見詩曰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作窠空

屋無人却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云元被誅上

令王氏入宮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為長信照陽之事奴亦幸矣京兆晉莞

楊綰字公權華州人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不好立名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服

裴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餻謂坐客曰某不忍嫩請諸公食俛首久之高即

不草虛杞制者

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張志和字子同自稱烟波釣叟著玄真子亦以自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門阻流水魚梁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肅宗嘗賜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婦一名漁童一名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棒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志和

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

張志和謁顏眞卿於湖州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嘗撰漁父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云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又云雪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着荷衣不嘆窮又云松

釭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掘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陸鴻漸嘗問張志和孰為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並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陸羽竟陵僧於水邊得嬰兒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漸卦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

儀乃姓陸氏名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與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隱苕溪自稱桑苧翁或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卽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於江湖稱竟陵子在隴西幕府自號東園先生

陸鴻漸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作寄情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季卿請為之伯

熊著黄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歠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湖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燋爍鴻漸怒以鐵繩縛奴投火中嘗著茶經三卷後鬻茶之家祀為茶神儀真李秀卿至維揚逢鴻漸命一卒入江取南泠水及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泠臨岸者乎既而傾水及半陸

又以杓揚之曰此似南泠矣使者蹶然曰某自南泠持至岸偶覆其半取水增之真神鑒也五代時何子全言前世或駿逸者為馬癖泥貫索者為錢癖躭於子息者為譽兒癖躭於褒貶者為左傳癖此叟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揚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追目陸氏為甘草癖沙門福全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泛乎湯面並點四甌共一絕句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詠曰生成盞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却笑當時陸鴻漸煎茶羸得好名聲

僧皎然姓謝氏字清晝靈運十世孫也居吳興杼山顏真卿為刺史集文士撰韻海皎然預焉同時會稽靈徹姓湯氏字澄源皎然薦之包佶李紆以是上人之名由

二公而毀

皎然與李蕚顔眞卿張薦諸人戲聯樂語李蕚倡云苦河既濟眞與僧喜。顔眞卿云新知滿座笑相視。皎然云戍容歸。來見妻子張薦云學生放假偷向市。又戲聯醉語劉伶白云逢糟遇麴便酩酊。顔眞卿云覆車墮馬皆不醒。皎然云倒著接䍦髮垂領。燕羽云狂心亂語無人並。又戲聯饞語李蕚云拈鎚舐指不知休。顔眞卿云欲炙侍

立。誕交流皎然云過屠大嚼肯知羞。張薦云倉
店門外猓淹留。又戲聯滑語顔眞卿云雨裏下
小踏榆皮皎然云莓苔石橋步難移。劉伶白云
蕪荑醬醋喫煮葵。李萼云縫靴蠟線油塗錐。李
益云急逢龍背須且騎。
皎然又嘗與諸人聯遠意句一人云家在炎洲往
朔方。一人云豈知于闐望瀟湘。一人云曾經隴
底復遼陽。皎然云更應東去採扶桑。一人云查

客三年路未央。一人云燭龍之地無日光。皎然云將遊莽蒼窮大荒。一人云車轍馬迹逐周王。聯暗意句一人云斜風飄雨三十夜。一人云鄰女餘光不相借。皎然云跡滅塵生古人畫。一人云洞房重扉無隙罅。一人云燭滅更深月西謝。聯恨意句一人云同心同縣不相見。一人云獨採蘼蕪詠團扇。皎然云莫聽東鄰擣霜練。一人云遠憶征人淚如霰。一人云長信空階春草遍。

一人云明妃初别昭德殿

皎然志行高潔答女冠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識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季蘭名冶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中作詩詠薔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横父恚曰此必失行婦也竟如其言

靈澈與劉夢得友善夢得送僧仲端東遊末句呈澈云一旦揚眉望沃州自言王謝許同遊憑將雜意三千首寄與江南湯惠休

元和中韋丹帥江西有政績與東林靈徹爲忘形之契丹嘗爲思歸絕句寄徹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杭州靈隱寺僧道標經行外尤練詩章時與清晝靈徹酬唱遞作笙簧故人諺曰雲之晝能清秀

越之徹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皎然一日嘗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皎然大服其鑒裁之精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終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劉長卿字文房終隨州刺史每題詩不言其姓但長卿而已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其名重如此

劉長卿與皇甫曾友善曾過長卿碧澗別業詩云謝客開山後郊非出去通江湖十年別衰老一

樽同反照寒川滿平田暮雪空滄洲自有趣不
復泣途窮長卿和云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
古路無行客寒村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
田分不為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
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
流以為四背盧詩云顧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
鉢過餘生清江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

劉隨州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雍詩曰黄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女冠李季蘭與諸賢會集烏程開元寺知劉長卿有陰重疾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托舉坐大笑以為美談

李穆劉長卿之壻也詩寄劉云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時劉在新安郡荅詩云孤舟相訪至天

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掃柴門迎客遠。青苔黃葉。滿貧家。

韋應物 逍遙公之後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後折節讀書終蘇州刺史

建中初帝應物刺滁州題西澗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宋王榮老嘗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以玉麈尾端石硯等物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此詩公取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一餉而濟

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為和州牧頗不得志
夜泊靈壁驛舟中忽聞笛聲嗟嘆良久韋公洞
曉音律謂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䔒所吹者
遂召其人問之乃李䔒外孫許雲封也雲封曰
某任城人天寶初東封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
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
公方坐旗亭命酒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
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成寶外

祖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蓦字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烟霏謝成竇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郎李蓦外生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綴十齡頗知音律外祖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撫皆賞歎值梨園法部置小部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貴妃誕辰上命小部樂長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

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祿山叛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矣韋公曰我乳母之子嘗於天寶中受笛舊吹之笛郎李君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澤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

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一叠十二節一節十二敲其巳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鑒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盡騞然中裂韋公驚嘆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二妓侑觴韋醉吟一絕云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及退宿驛亭醒

見二妓在側慘問之乃對曰郎中席上賦詩司空因令侍寢復問能記詩否一妓誦之韋大笑或以為劉禹錫事

錢起字仲文與郎士元俱以詩名士林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凡公卿出牧奉使二人無詩祖行衆以為耻

錢起夜宿驛舍聞窓外有誦聲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怪之至天寶十載就舉座主李暐試湘靈鼓瑟詩遂賦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

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悽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怨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曲悲風過洞庭至落句意久不屬忽憶所聞驛舍二句以結之試官李暐曰神句也遂中首選

李端 趙州人李嘉祐之姪終杭州司馬

李端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門

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幃而觀之端中宴詩成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闘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薫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鳳凰樓主大喜命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乃其宿構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裂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

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相許願脫長裾學少年錢起等咸稱其妙絕賸出金馬名帛為贈

韓翃 字君平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李姓者每將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同飲旣久愈狎柳每以隙壁窺韓所往來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所與遊皆名人是必不久貧賤李深領之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

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栁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栁從坐接韓未幾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連三歲不果迓寄詩曰章臺栁章臺栁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栁荅曰楊栁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别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歸來不堪折後果為蕃將沙吒利所刼翃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翃不樂具

告之有虞候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卽詐取得之以授韓時沙吒利寵殊等㛰懼禍訴於侯希逸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歸㛰

韓君平後為夷門幕屬時已遲暮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愕然曰誤矣客就座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曰與韓㛰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

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青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不誤矣

德宗丙幸有神智驄如意騮二馬謂之功臣一日有進瑞鞭者上曰朕有二駿今得此可謂三絶因兮韓翃觀調馬詩云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放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

嘶。

李益字君虞世稱李十郎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每夜散灰扃戶時謂妬癡

李君虞以禮部尚書致士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李君虞長於歌詩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圖障其歌曰田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李君虞嘗為幽州劉濟營田副使獻詩云草綠古燕州鶯聲引獨遊鴈歸天北畔春盡海西頭向日花偏落馳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時以為怨望左遷右庶子年且老門人趙宗

儒自宰相罷免年七十餘,盖曰此吾為東府所選進士也,聞者憐之。

閻濟美

大曆中閻濟美下第將出關,獻座主張謂詩六韻曰: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沉盡,東堂禮樂宣。轉令游藝士,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謂覽之問失第之因,乃曰所

校六韻必展後效明年濟美自江東繼薦就試
東都謂後主文雜文已過繼欲帖經濟美辭以
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續帖遂命天津
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
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旣而日勢已晚
詩未就謂曰擄見在將來一覽稱賞遂唱過盧
景莊謂曰前又下試蜡日祈天宗賦以魯丘對
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駟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

曰天寒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重送納既而索舊卷則駟字上朱點在焉易卷之意盖有在也

竇叔向字遺直常袞為相用為左拾遺諸子常牟群庠鞏皆有詩名號竇氏五龍為聯珠集義取兄弟若五星然

竇叔向謝寒食賜恩火云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春電影隨中使星煇拂路人幸因榆柳煖一照草茅貧又謝端午日恩賜百索云仙官長命縷

端午降殊私。事盛鮫龍見。恩深犬馬知。餘生儻
可續。終冀荅明時。
竇常任武陵寒食日次松滋渡先寄劉員外云杏
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
驛騎。楚曾三户少人烟。看春又遇清明節。筭老
重經癸巳年。幸得佳山當郡舍。在朝常詠卜居
篇。
竇群初為處士隱毘陵章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

不報至夏卿尹京復薦方拜拾遺御史群初入諫司喜家室至賦詩曰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文塲文塲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懼進宅為奉誠園竇牟在其地聞笛賦詩云曾絕朱纓吐錦茵欲披荒草訪遺塵秋風忽灑西園淚滿

目山陽笛裏人

上陽宮在東都洛城外武后嘗居之竇庠爲東都判官時賦詩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掖勾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竇鞏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書齋壁上掛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竇韜

竇鞏悼妓東東云芳菲美豔不禁風未到春殘已

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冷朝陽 錢起韓翃同時人有詩名

潞州節度薛嵩有青衣善彈阮咸琴手紋隱起如紅線因以名之一日辭去冷朝陽為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東流

戎昱 京兆尹李鑾欲以女妻之令改姓昱辭焉

戎昱守零陵妓籍中有善歌者襄帥于公頔遣索

之呈乃遣行比至令歌乃呈送妓詞也其詞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夢。莫向瑤臺夢使君。于公曰大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已之娛遂贈以帛送歸零陵鄭太穆為金州刺史日致書于司空頔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其婢端麗饒音伎漢南之最妹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盼

彌深刻思慕無已郎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郎立於柳陰馬上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柳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郎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及見郎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郡刺史郡有妓美而善歌公召置籍中昱作詩以遺之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既往首唱是詞韓公曰使君於汝

寄情乎對曰然贈百縑而遣之歸

憲宗朝北狄頻寇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一士子能為詩而姓名稍僻是誰宰相對以包子虛冷朝陽皆非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舉世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戎昱詩也帝悅因

又誦其詠史一篇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歸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誦畢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論

韋皋有胡僧見之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令降生將為蜀門帥且造蜀人之福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

韋皋少遊江夏止姜使君館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十許歲常令侍皋皋年稍長乃與韋狎皋後告別

與約後會。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寄情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逾八年不至。玉簫嘆曰。韋家郎不來矣。持環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韋聞之悽歎。時祖山人有少翁之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

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贈佛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後韋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遷中書令同平章事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云

韋皐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茶毘之得舍利為塔皐自為記略曰元精以五行

按萬類或炳燿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人文次若時致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斃者因歎息久之

陸暢 字達夫吳郡人韋皋雅所厚禮韓愈有送暢序

陸暢初為江西王仲舒從事拂衣去後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為儐相詩皆頃刻而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堪潘岳立踟躕。詠行帳曰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顔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陸暢又承詔作催粧五言曰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歆入漢宮。或宋若蘭曰姊妹作 陸酬曰粉面仙郎選尚朝偶逢秦

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主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詩成傳播内外六宮大咍別賜官錦楞伽餅唾盂各一

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以美韋皋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贈羅八百疋皐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閲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兵器定秦者

匠名也由此得釋

陸暢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之或曰君為貴門女壻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法俾予食辣麨殆不可過

朱滔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純雅滔問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曰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

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四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荅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李錡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

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設入宮之放

歸